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向 達

一 叙言.....	1
二 流寓長安之西域人.....	4
三 西市胡店與胡姬.....	33
四 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	39
五 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	52
六 長安打毬小考.....	74
七 西亞新宗教之傳入長安.....	82
八 長安西域人之華化.....	89
附錄一 柏枝舞小考.....	94
附錄二 整座大秦寺略記.....	102

2949092

## 一　叙　　言

唐代與西域交往甚繁，文物方面所受影響亦所在可見。

承鈞先生曾爲唐代華化蕃胡考<sup>1</sup>，日本桑原騫藏博士亦有唐時代來住中國之西域人一文<sup>2</sup>，考證俱甚精確，可爲隋唐研究上闢一新葉。唯馮先生文僅以蕃胡華化爲限，材料亦止於兩唐書；桑原氏之作，範圍較廣，以人爲主，而略及於各方面之文物。然俱語焉不詳，欲明唐代與西域文明關係者仍尚有待焉。

李唐一代之歷史，上汲漢魏六朝之餘波，下啟兩宋文明之所運。而其取精用宏，於繼襲舊文物而外，並時採擷外來之善長。兩宋學術思想之所以能別煥新彩，不能不溯其源於此也。今試即戲曲繪畫諸方面言之。

元曲出於諸宮調，諸宮調導源於大曲。然大曲唐已有之，後坊記備記其目，率爲舞曲，隸屬胡部。唐代大曲，中國久已失傳，而日本曾傳唐樂，尚有可考：大曲有破陣樂、圓亂旋、春鶯囀、蘇合香；中曲有北庭樂、回波樂、蘭陵王、涼州、皇懸、夜半樂、打毬樂、還京樂、感皇恩、蘇幕遮；小曲有甘州拔頭之屬；其帖數拍數備具<sup>3</sup>。由此以求唐樂，固可以窺知梗概，更由此以下溯宋代大曲，不難得其彷彿。此一事也。又如般涉一調，元曲中屢屢見之，此顯然即龜茲蘇祇婆西域傳來七調之一。陳澧於凌廷堪山西以溯源古樂，固詆爲猶航斷港絕潢以至於海，然於宋元以來俗樂與蘇祇婆七調之關係，固亦不能否認。誠能求唐代大曲中曲小曲之音節於西域，而得其解，則宋元戲曲演變之痕蹟爲之大白。其貢獻於中國樂舞戲曲史者豈非甚大！此又一事也。

又如中國繪畫，唐以前以線條爲主。至唐吳道玄始以凹凸法滲入人物畫中，山水樹石亦別開生面。逮王維創水墨山水注重暈染，遂開後來南宗風氣。宋代米芾亦以潑墨法爲世所重。摩訥竺信象教，元章或亦疑爲異族。誠能以西域古代之畫風與唐宋以來中國畫家之作比觀互較，究其消息，則宋元以後中國畫之遞變，不難知其故矣。

此外如胡服之日盛，波羅述自唐以及於宋元明由極盛而趨於衰微以至滅絕，並可從以窺知民族之強弱，國勢之盛衰。此種史實俱可於李唐一代窺其端倪。

余愧不足以言此，茲唯刺取唐代傳入中國之西域文明與長安有關者，稍加排比，述之如次。唯爲此事，亦必須對於中國與西域文明有深切之研究，然後可以互相比較，得其實際。顧在此間，西域史料不易尋求：如言胡服，無從知唐代西域波斯諸國之服裝；言樂舞，雖知胡騰，胡旋，柘枝，蘇幕遮之屬來自中亞，而無由知西域古代樂舞之梗概。茲篇唯能將中籍史料，就耳目所能接及者，爲之抉擇爬梳，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實者之摭撫。偶有推測，亦等於扣燭匣槃，是則尚祈博雅之士有以晉而教之耳。

至於本篇所指西域，凡玉門陽關以西以迄於伊蘭高原地方俱屬之。印度與中國交往頻繁，關係過密，非區區此篇所能盡，用存而不論。又本篇以長安爲限，有關洛陽之新材料亦偶爾述及。其所以如此，非敢故亂其例，以爲或可以稍省覽者翻檢之勞云爾，大雅君子或不以爲非歟！

#### 附注

1 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十七號。

## 叙 言 3

---

2 見 內藤博士還曆紀念支那學論集,茲篇所用者為博士手校增補拔刷本。

3 源光開修大日本史禮樂志十四至十六(雄辯會影印本第十三冊)於傳入日本之唐樂,綜合名家所說,甚為詳備,可以參看。

## 二 流寓長安之西域人

中國國威及於西陲，以漢唐兩代爲最盛；唐代中亞諸國即以‘唐家子’稱中國人<sup>1</sup>，李唐聲威之煊赫，於是可見也。貞觀以來，邊裔諸國率以子弟入質於唐，諸國人流寓長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於長安，此輩蓋預有力焉。桑原博士一文，於流寓長安之西域人曾約略道及，而未能盡，茲謹略事摭拾：以載籍所述泛及西域人士者記之於首，其國籍姓名彰彰可考者次敘於後。

中國史上西域人入居中國首都當以北魏一代爲最多，其時流寓洛陽者，‘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增化之民萬有餘家’<sup>2</sup>，此萬餘家蓋括四裔而言。然觀於後來西域人入籍洛陽之多，可知其中西域人之成分，蓋亦不少也<sup>3</sup>。長安自周秦以來歷爲國都，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俱爲對外之中心。西域人之留居其間，雖不能比於元魏時之洛陽，却亦不渺，觀於康僧淵生於長安可見一斑<sup>4</sup>。至唐而西域人流寓長安者日多，按之載籍以及最近出土諸墓志，一一可考也。

李唐氏族，據最近各家考證，出於蕃姓，似有可信<sup>5</sup>。有國以後一切建置，大率襲取周隋之舊，而滲以外來之成分，如兩京規畫，即其一端<sup>6</sup>。因其出身異族，聲威及於葱嶺以西，雖奄有中原，對於西域文明，亦復兼收並蓄。貞觀初（西元631），突厥既平，從溫彥博議，遷突厥於朔方，降人入居長安者乃近萬家<sup>7</sup>；此或可視為唐代對於外族懷柔之一端。唐京兆府戶口，在天寶初僅三十餘萬戶<sup>8</sup>，貞觀時當不及此，而長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萬家，其數誠可驚人矣。因此輩流人之多，至於憲宗之際，長安少

耳濡目染，變本加厲，以致俱有胡心，無怪乎東城老父爲之慨歎不已也<sup>9</sup>。

天寶末，安史之亂，兩京淪陷，肅宗至德二年（西元 757）元帥賀蘭平王乃帥朔方安西迴紇大食之兵十五萬衆，收復兩京。其後安史之平得力於此輩者不少，而迴紇葉護太子親將兵四千餘衆助討叛逆，厥功尤偉。肅代之際，回鶻使者至長安，遂驕慢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人子女，白晝殺人，入獄刦囚，而莫敢誰可。代宗以後，回鶻庸聚長安者常至千人，華服營利，爲公私害<sup>10</sup>。憲宗卽位，遂將留寓長安之回鶻人全部遣回，而有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鶻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之慘劇<sup>11</sup>。按天寶以後，回鶻既代突厥而雄長朔漠，部族中遂雜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代宗世常冒回鶻之名雜居長安之九姓胡，當即回鶻部族，桑原氏以爲此輩九姓胡人應是昭武九姓苗裔<sup>11</sup>。據李文饒集記在京回鶻譯語人，屢及石姓譯人，謂爲‘皆是回鶻種類’；西域石國人來中國，俱稱石姓，此輩當是石國人之臣於回鶻者；桑原氏以九姓胡人爲昭武九姓，其說可信也。關於回鶻石姓譯人，別見於後，茲不贅述。至於回鶻人之在長安，並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絕：李文饒集所記譯語人諸事，俱在會昌初年；會昌五年（西元 845）和蕃大和公主以回鶻王崩國亂歸唐，至長安，隨從中即有回鶻人，日本僧圓仁留學長安，蓋親見之<sup>12</sup>。穆宗長慶五年（西元 825），右龍武大將軍李甚亦因其子貸在京回鶻錢不償，爲回鶻所訴，遂遭貶斥爲宣州別駕（參看後論西市胡店與胡姬一節）；凡此皆可見德宗以後回鶻人仍時往來長安之概也。

唐自太宗以後，吐蕃勢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際，西域四鎮淪陷，河隴一帶遂沒於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遺書，卷末書大

蕃歲月者不一而足，當即此一時期之所書也<sup>13</sup>。中國與西域之交通，因四鎮陷蕃而中斷，於是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遂流寓其間，仰給於鴻臚禮賓。桑原氏文指出通鑑德宗紀，記當時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檢括之餘，有田宅者鴻臚停給，凡得四千人，此輩俱留不歸<sup>14</sup>；此亦一驚人之數字也。至於胡客之娶漢女爲妻，並不始於德宗時，唐會要云<sup>15</sup>：

貞觀二年（西元628）六月十六日勅：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爲妾者並不得將還蕃。

洛陽出土唐墓志中漢女適西域人者亦往往有之<sup>16</sup>。驗之會要之文，似乎有唐一代對於漢女之適異族，律並無禁，只不得將還蕃國耳。

唐代流寓長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類：魏周以來入居中夏，華化雖久，其族姓猶皎然可尋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東來，二也。異教僧侶傳道中土，三也。唐時異族畏威，多遣子弟爲質於唐，入充侍衛，因而久居長安，如新羅質子金允夫入朝充質，留長安至二十六年之久<sup>17</sup>，即其一例；此中並有卽留長安入籍爲民者，四也。茲謹綜合所知，分國敘述如次：先及葱嶺以東于闐龜茲疏勒諸國，然後推及中亞西亞，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諸國。觀於此輩，而後西域文明流行長安，其性質之複雜，亦可概見矣。

于闐尉遲氏 于闐王室，相傳在唐以前即屬Vijaya一族。

據斯坦因(M.A.Stein)及Sten Konow諸人研究，西藏文獻中之Vijaya即Saka語中之Viśā，中國史籍中之于闐王室尉遲氏即Viśā，一辭之譯音<sup>18</sup>。于闐國人入居中國，遂俱氏尉遲。至於唐代流寓

長安之尉遲氏諸人，淵源所自，大別有三：一爲出於久已華化之後魏尉遲部一族；一爲隋唐之際因充質子而入華者；其一則族系來歷俱不明者。今分舉如次：

唐代住居長安久已華化之尉遲氏，自以尉遲敬德一族，最爲著名。尉遲敬德（舊唐書卷六十八，唐書卷八十九有傳），以高宗顯慶三年（西元658）卒於長安私第。敬德長安私第，據宋敏求長安志，在西市南長壽坊。其子寶琳附見兩唐書傳及許敬宗撰敬德碑。敬德猶子竊基大師，字洪道，尉遲宗子，所謂奘門龍象者是也。宋高僧傳竊基傳云，

釋竊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爲氏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爲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江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

敬德出於後魏尉遲部。魏書官氏志謂爲西方尉遲氏。按韋述兩京新記，長安嘉會坊褒義寺本隋太保吳武公尉遲剛宅，剛兄即尉遲迴。永平坊宣化尼寺則隋開皇五年周昌樂公主及駙馬都尉尉遲安捨宅所立。尉遲迴尉遲安皆出於尉遲部，嘉會永平長壽三坊，自北而南彼此毗連，則此部人之古籍長安，最遲亦當在周隋之際，而敬德一族與此輩必有若干之關聯也。日本羽溪了諦以爲後魏尉遲部實始於竊基傳中之平東將軍說，尉遲說即于闐史上之Vijaya-kirti，尉遲即Vijaya之音譯，說則譯kirti一字之義（kirti出於梵語之k. it）云云<sup>18</sup>。羽溪氏說，尙待佐證，唯久已華化之敬德一族，其先亦出于闐，則無可疑也。

隋唐之際始由西域入居長安之尉遲氏，其最著者有名畫

家尉遲跋質那及乙僧父子，而高僧智嚴當亦此名畫家之一族也。桑原氏文曾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

尉遲乙僧于闐國人，父跋質那。乙僧，國初授宿衛官，襲封郡公。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跋質那爲大尉遲，乙僧爲小尉遲。

按尉遲乙僧及其父跋質那，史未言其爲于闐質子，然而父子同封郡公，乙僧並授宿衛，非質子不能至此。跋質那，名畫記列之隋代，則跋質那及乙僧，乃父子同爲質子而久居長安者也。

乙僧畫風屬於圓凸一派，後來吳道玄之人物畫亦受此種影響，此在本篇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中更爲詳論，茲唯略考跋質那父子與智嚴之關係。據名畫記，長安奉恩寺是尉遲乙僧宅，而按韋述兩京新記及宋高僧傳智嚴傳，則奉恩寺原是智嚴舊宅。智嚴傳云<sup>19</sup>，

釋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質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患塵勞，唯思脫屣。神龍二年（西元706）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爲寺；勅允，題榜曰奉恩是也。

尉遲樂與乙僧父子同爲宿衛，同封郡公，而又前後同居一宅。

按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智嚴傳，尉遲作懲持，當是譯音之異。又謂智嚴‘自惟生居異域，長自中華，幸得侍奉四朝，班榮寵極’，云云<sup>20</sup>。智嚴爲中宗時人，上溯四朝，適在唐初，與大小尉遲同時。則諸人者疑爲一家，由跋質那以至於樂，自隋末三世入居中國，先後以質子留宿衛京師。而樂則誕於西域，長自中華，如天寶以後尉遲勝之子銳然，是以翻經能‘文質相兼得其深趣’也。神龍以後，至於天寶中葉，于闐質子，不復可考。天寶以後有

尉遲勝,玄宗曾妻以宗室女(勝,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唐書卷一百一十俱有傳,又見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二)。麻山之叛,勝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安史亂平,勝遂留中國不去,寓長安修行里(本名修行坊),史稱其‘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讓國於弟曜,尤爲世所稱。據舊書,勝卒時年六十四,貞元十年(西元794)贈涼州都督,子銳嗣。銳母,大約即唐宗室女也。據 Sten Konow 在于闐研究中考證,尉遲勝即西藏文獻中之 Vijaya-sambhava。而于闐王尉遲曜則爲西藏文獻中之 Vijaya-bohan, 亦即于闐國語中之 Viṣa-vahan; 貞元初,悟空自西天反國過于闐,尚及見之也<sup>21</sup>。

代宗時又有尉遲青,居在長安之常樂坊,德宗朝官至將軍。善觱篥,時人稱其冠絕古今,大曆中曾以此藝折服幽州觱篥名手王麻奴<sup>22</sup>。文宗太和中,長安又有尉遲章善吹笙<sup>23</sup>。此二人者不知是否出於華化已久之尉遲部,與尉遲敬德一族同其淵源?抑與跋賀那輩同爲于闐賀子之苗裔?今俱無可考。按唐代教坊不少胡人,如曹氏父子,米氏父子,皆以善歌世其業,同出於昭武九姓。太和中之康迺米禾稼米萬糙輩疑亦是胡人(說見後),當與尉遲章等同隸樂府;其是否爲隨北周突厥皇后東來諸樂人之子嗣,今不可知矣。

**疏勒裴氏** 疏勒國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sup>24</sup>,其裴姓對音之由來,至今學者未能言也。疏勒裴氏入居長安,當亦始於唐初,大率以賀子宿衛京師,遂留不去。其族之著者有裴璿一家。璿,兩唐書有傳,新書傳略云<sup>25</sup>,

裴璿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玢於元和初官至山南西道,史稱其‘爲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玢以一華化之西域人從官而爲循吏,蓋難能也。史未及玢後,林寶元和姓纂裴氏亦無京兆一房,或者以其異族,遂予刊落也歟?

又有裴沙者,字鉢羅,亦疏勒人。曾祖裴施,本蕃大首領;祖支,宣威將軍;父達,雲麾將軍。沙於中宗時,以破突厥功,授忠武將軍,行左領軍衛郎將。以開元十二年(西元724)十二月三十日薨於洛陽私第,壽八十一(西元648—728)。沙,兩唐書無傳,近年墓志出土<sup>26</sup>,始顯於世。據墓志,沙雖薨於洛陽,葬於北邙,然既行左領軍衛郎將,必曾流寓長安(關於左領軍衛參看本節末述吐火羅人僕羅條。)志謂,‘仍賜几杖’,又謂‘自樂道優閑,亦十有餘載’。則裴沙者,其後功成身退,息影林泉,遂卜居東都,優閑自適耳。

中國佛教史上有名之慧琳,亦姓裴氏,爲疏勒國人。慧琳隸京師西明寺,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雜文,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至元和五載(西元788—810),方得絕筆<sup>27</sup>。琳以元和十五年(西元820)庚子卒於西明寺,春秋八十有四(西元737—820)。其生與裴玢大略同時,疑爲其族人也。

貞觀時,太常樂工有裴神符,與曹綱同時有裴興奴,俱以妙解琵琶,見稱當時。疑興奴卽神符之裔,以琵琶世其家,而與曹氏米氏同出西域,爲疏勒人,故姓裴氏也。關於神符等與西域樂之關係,說見後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茲不贅。

唐末又有一種傳說,謂裴休後轉生于闐爲王子。南部新書云<sup>28</sup>,

裴相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每發願曰,‘乞世世爲王,來護

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間有裴字，聞於中朝。此顯然由於疏勒國王室姓裴氏，因而附會於裴休之轉生；又因于闐象教之盛，遠勝疏勒，遂又由疏勒訛轉而爲于闐。大概由於釋家緣飾，齊東野語，不足信也。

**[龜茲白氏]** 龜茲白氏，源遠流長，自漢至唐，王室一姓相承：葱嶺以東諸國，唯于闐尉遲氏勉強可與一較短長也。白氏對音，馮承鈞先生由龜茲王蘇伐勃駛及訶黎布失畢二名還原所得之Suvarna-puspa（金花）及Haripuspa（師子花）二者推測，以爲疑是Puspa之譯音<sup>29</sup>。就目前而論，馮說蓋較爲可據也。

隋唐之間，樂府伶工有白明達者，隋書音樂志附之龜茲部內，隋煬帝常欲循曹妙達封王之例以寵之。桑原氏謂白明達當是龜茲人，或係隨北周突厥皇后入中國之一樂人，隋唐兩代龜茲樂之盛極一時（說見後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與此輩龜茲樂人應不無關係。隋亡以後，至貞觀時，白明達以術踰等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高宗時猶供奉內庭。史雖未及其長安居處，然其曾居於是，蓋無疑也。

此外有蕃將白孝德諸人，桑原氏文曾爲舉述一二，其曾否流寓長安，今俱無考，置而不論。又本節注五十五引僕羅上訴書中有龜茲王子白孝順，當曾流寓長安。其與白孝德是否一族，今無可考。

又鄧善人至中國姓鄧氏，前賢論及西域姓氏，從無注意及此者。近洛陽出土鄧乾墓志，卒於魏永平五年（西元512）；車師前部王車伯生息鄧月光墓銘，卒於魏正始二年（西元504）；是爲六朝時入中國之鄧善人。又鄧昭墓志，卒於唐咸亨二年（西元671）；其祖官於北周，父官於隋；是爲唐代入中國知姓名之鄧

善人。以俱卒於洛陽，長安尙未之見，茲姑不贅。

**昭武九姓胡人** 所謂昭武九姓，唐書與文獻通考之言微有不同。唐書所云之昭武九姓，爲安，曹，石，米，何，火等，史通考則爲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烏那曷，穆；並以部落稱姓，示不忘本。關於昭武九姓之考證，可參看桑原隣藏堀謙德藤田豐八及馮承鈞諸氏書，茲不能詳<sup>30</sup>。要之，凡西域人入中國，以石，曹，米，史，何，庚，安，穆爲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前引通鑑代宗紀之商胡，德宗紀之九姓胡，即多屬此輩。茲舉流寓長安姓名可考者分述如次。

**康氏** 康國人來中國，多以康爲氏。桑原文於康姓考證甚詳，其所舉諸人，唐以前者不論，唐代有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或作康染顛），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及其弟地舍撥；流寓長安者有玄宗時爲安南都護肅宗時爲鴻臚卿之商胡康謙，貞元中，長安琵琶名手康崑崙，唐初善畫異獸奇禽之名畫家康薩陀，李白上雲樂中之康老胡雜；而開元時綽康待賓平六湖州之康植一家，桑原氏亦疑其爲康國人。

今按康國人素以善賈市著稱西域，利之所在，無所不至。如高昌，蒲昌海一帶，以及北蕃部落，莫不有康國人蹤跡。高昌及蒲昌海左近住居之康國人，有近出墓志及敦煌遺籍可以證明<sup>31</sup>。而北魏周齊以來北蕃部族入居中國者亦復不少，北蕃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姓一部落：柳城康姓，當即此輩<sup>32</sup>。史稱突厥頡利可汗爲唐所敗，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來降於唐者甚衆，惟柘羯不至。按柘羯即赭羯，原是西域康國戰士。又如貞觀初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之胡僕康蘇密之流，當亦屬於康部落。是所謂北蕃十二姓中，含有不少之西域種人，蓋無

可疑也<sup>33</sup>。今所知唐代曾居洛陽之康榦(石藏北平歷史博物館)康達□,康武通,康續諸人,其先人於魏周之際,入官中朝,驗其墓志,大都淵源西域<sup>34</sup>。此皆桑原氏所未及知者也。至於流寓長安之康國人,據余檢閱所得,尚有出於桑原氏舉出諸人以外者,茲並縷述如次,以補其闕。

古籍河南洛陽之康國人,亦有曾流寓長安者。唐代長安,各國人集居其地者甚多,其中康國人當亦不少,洛陽出土墓志,有康磨伽康留買兄弟,當即此輩也。康磨伽曾祖感,涼州刺史;祖近德,安西都護府果毅;父洛,唐上柱國。磨伽以軍功授游擊將軍上柱國。志文云,

君諱磨伽,其先發源於西海,因官從邑,遂家於周之河南。蓋亦爲北周時入居中國之康國人也。磨伽卒於高宗永淳元年(西元682)四月,志文謂磨伽

以永淳元年(西元682)四月三日疾薨於京之私第,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同返葬於洛州河南縣平樂之原。

志文有‘一舉而掃龍庭,再戰而清翰海’之語,其人當係永隆開耀間從裴行儉平突厥有功者。既云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同返葬於洛州云云,則所謂薨於京之私第,自指長安而言,其曾流寓長安,於茲可見也。

康留買爲磨伽之兄弟行,志文謂

公諱留買,本卽西州之茂族,後因錫命,遂爲河南人焉。

其一家之爲康國人,蓋大致可信。留買亦因平突厥有功,‘詔授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頻陽府果毅北門長上。所謂頻陽折衝府,據羅振玉先生考證,隸於京兆<sup>35</sup>,而左右清道率府俱在西京,則留買亦必駐節長安。留買於磨伽卒後送輶歸葬洛陽,已亦

卒於其年七月十七日。兩志俱未及卒者年歲，二人孰長，莫由決定也。磨伽有子阿善，留買有子伏度，俱見志文。

康磨伽兄弟之後，又有營州柳城雜胡安祿山，其長安賜第在親仁坊。祿山本姓康氏，妻亦康姓，至中國後，受安波主之卵翼，遂易姓安氏<sup>36</sup>。桑原氏據姚汝能安祿山事迹，謂祿山或有中亞伊蘭民族之血統，爲康國人。據顏魯公康金吾神道碑，北蕃大族有十二姓，其中卽有康氏一部，屬於此族之阿義屈達干，其後卽卒於長安。康金吾神道碑云<sup>37</sup>，

公諱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默啜可汗衛衛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稱於北陲。公卽衛官之子也。…以(至德)二年(西元757)青龍甲辰冬十一月二十日甲寅感肺疾薨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西元683—757)。親事左右，莫不勞而截耳以哭。…銘曰：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繩乎眇。…

所謂‘部落之雄者康’是阿義屈達干之得姓，蓋以‘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耳。柳城康姓胡人出於康國，因魯公此碑而又加強其證。是以阿義屈達干歸唐後，卽隸祿山麾下，爲部落都督，可見二人族姓之關係，而祿山部下，有不少康部落人，於阿義屈達干爲部落都督，亦可以見出若干消息也。勞而截耳，俱突厥法，柳城康氏雖出西陲，蓋爲突厥所化久矣。阿義屈達干舉族歸唐，有四子：沒野波，英俊，屈須彌施，英正，俱以勇力聞於世，頌碑並著其事。

又按康國人中每多摩尼教徒<sup>38</sup>，而據唐語林<sup>39</sup>，